



古文奇賞卷之二十

古吳陳仁錫選評　　仁和郎斗金重訂

蘇州畫龍記　　唐　李紳

自造父劉累殁豢氏不副龍不復擾隱去莫留邃邃昔見史必書志代以目識者寡之故工得以詭亂形狀神其變化彪炳五色逾遠眞像蓋上飛于天晦隔層雲下歸于泉深入亡底考之丹青難以徵驗好事者張其畫以示羣目覩者或駭疑得其狀長洲令廳非廡有畫龍龍六焉玄素異鱗狀殊質怪驤首掩尾似隨風雷乘爐薄楣若軼雲雨燕雀愳栖其上螻蟻

罔緣其側目視光射瑩無流塵伸盤逶迤如護榱棟每飛甬度廡疎雲殿空鱗鮮躍陰顧辟疑拔志其側曰僧繇弗與之舊度摸之不知何人也二王圖龍天與幽思今是壁指遠異代繼之圖法無謝於二子而名湮不傳詢于耆人亦絕傳記茂宰博陵崔君據始命予述舉丹素實驗附邑書未簡庶乎後數百歲棟宇斯變龍志其像而事刻編簡繇昭昭然昔貞元癸未秋七月記

凡自謗功德者鬼猶可誅

廣明元年詔曰右散騎常侍李潼有曾閔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楊馬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

大明宮紀夢

孫樵

孫樵齒貢士名旅見大明宮前庭仰䀌倪駭陰意靈怪暮歸魄動中宵而寢寐彼大明宮神前有云且曰太宗皇帝繚瀛啓居廓穹起蘆圖然而割隆然而赫孰裔孰隟乘求帝宅帝詔吾司其宮（太宗剏立大明宮後高宗增脩遂移伏馬下帝謂上帝）與日月終翼聖護艱十有六君蕩妖斬氛孰知吾勤吾嘗廬陵錫武（天后即真天下號周廢中宗爲廬陵王賜姓武）氏廟祏徹主（司禮博士周宗奏增武廟爲七削唐廟爲五）五則協二毗輔（謂梁公仁傑魏公元忠也）左右提護義甲憤徒起帝仵周（五王興華帝出東宮斬賊迎仙殿迫后歸政天后驚默還臥明日華周復唐）吾則械二點雛（謂昌宗易

齋爲行在
三絕

之也俾即其誅胡御飽腯謂祿山也蹄肌齶骨鷩血濺闕俾
吠白日二聖各轍大麓非挈肅宗遂即位于靈武吾則激髯蘗
悖節謂慶緒也俾濟逆殺翼兩傑憤烈謂汾陽王及臨淮王俾克靳
滅薊梟妖狂謂朱泚也突集五堂縱啄怒吞犬駕鷩奔吾
則勵陰刀剪其翼俾不得逃明殛三華蝕黑兟匪吾
力吾見若正聲在懸諍舌在軒輟鼓延諫刳襟沃善
賞必正名怒必正刑當獄撤腥太宗每遇行刑謂之御諫當稼吞
螟吾則入瀆華濁貞觀中河屢清入囿肉角貞觀中麟見旬澤暮
溥太平十日一雨雨必以夜㪷穀視土開元中斗米五文錢吾見若奸聲在
堂訣舌在旁室聽怫諷正斥邪寵嘉賞失節怒罰失

殺奪農而徑厚征而離吾則反燿而彗永崇總章中彗星屢見

反澤而沴蕩坤而坼地有坼而復合終訶不止裂乾而石人有裂而頽石

然吾留意宮中二百年昔亦日月今亦日月往孰爲

設今孰爲鈇籍民其猬有野而萬開元中籍戶九百萬今二百萬籍

甲其墟有壘而墟開元中籍府兵三時務農一時講戎寶甲總六十萬今天下兵仰給疲農而多虛者也

幕府西垣何縮疋馬不牧開元中非庭拒鄰門萬三千隴西平涼天水金城四郡息馬疋至七十萬四十八監以使嬞之蹏時帛疋易馬

一穀非垣何覺孤壘城粒言未及闕樵迎斬其舌且曰余聞宰獲其哲房杜姚宋

得是赫日烈老魅跡結爾會何伐宰獲其慝林甫敬宗

得是昏蝕魅怪橫惑爾會何力今者日白風清忠

王鏊曰凡爲文必有法近世以昌黎公爲聖其法自柳柳州外鮮知者昌黎授之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

簡盈庭闔南侯霈闔北侯霽列帝城闐闐何賴窮邉帑廪如封何賴疲農禁甲飽獰尚何用天下兵神會何知孰愧往時神不能對退而笑曰孫樵誰欺乎欺（古今受欺者多矣）古乎欺今乎吁

與高錫望書

（奇）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楊子雲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吏部修順宗實錄尚不能當班堅（亦難說）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吏尚宜世嗣史法列足下才力雄獨意語橫闊甞序義復岡及樂武事其說

無擇無擇援之孫可之可之卒其法中絕歐蘇各以所長振動一世亦多脗合臨川荆公得之獨深視韓差狹耳少悅持正可之文後獲秘閣本手錄以歸

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髮未及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章果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耶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立實錄非爲俚言奇健能爲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汩其間哉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牵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耶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

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絶夫史家條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以官大寵濃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尸生浪職雖貴得黜至如司馬遷序周繆班孟堅傳蔡義尚可用耶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古者國君不得視史今朝廷以宰相監撰大丈夫當一時寵遇皆欲齊政房杜蹟俗太平孰能受惡於不隱乎古者七十子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叢文士儒家擅一時胷臆皆欲各任憎愛手出白黑孰能專門立言乎樵

與賈希逸書按而不已積而不知止不旁則禍天地譎也文章亦然。

未知唐史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熟司馬遷楊子雲書然才韻枯梗文過乎質嘗序盧江何易于首末千言貴文則喪質近質則太禿刮垢磨痕卒不到史獨謂足下才力天出最與史近故以樵所授於師者致足下

與友人論文書

嘗與足下評古今文章似好惡不相闗者然不有所覺顧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爲奇意必深然後爲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

則久而傳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勢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澀艱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於擇句讀以爲工摘俚語以爲奇秦漢以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若楊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攻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當元和長慶之間達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開設戶牖主張後進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薰然歸正洎李御史甘以樂爲後士飄然南遷由是達官皆闔關齰舌不敢上下後進宜其爲文者得以盛任其意無所取質此誠

可悲也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鏗耀至於發論尚往往爲時俗所拘豈所謂以黃金注者昏耶顧頑朴無所知曉然嘗得爲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所聞者如前所述豈樵所能虛說乎

孫氏西齋錄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拔其體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秃屑不足以垂訓者自爲十八道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洎憲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釐

崇善良蕩殄凶回有所顧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惡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循愛議失教也。太宗有大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為太子至有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高祖殺建成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志諫贊惡懲廢命也。李勣為顧命大臣。儻堅諫不奪。高宗不敢立武氏為后。故書李勣立皇后武氏起皇后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發嫌黜家。不可謂順乎懼後世黷於禘祼也。高宗廢王后立武后。乃貞觀侍女何以列昭儀。故時以王后配高宗。示天后有嫌于禘祼矣。條天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乎懼後世辟以稱臨也。天后改元即真。令悉以天后年號及行事繫于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者政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名犯武宗廟諱者何。

天下殺天子殺奇對

爽爲顧命大臣屢自天后歸政
詭訣悖亂摩揣機也御史崔察廷結裴曰若不有異
謀何故自太后歸政天后遂發怒斬裴張守珪以安
于都亭駟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祿山乃張守珪部
祿山叛者何貸刑怫教。悆禍階也。將嘗犯令張曲江
令守珪察之守珪不從卒使亂天下。稱天下。殺者何。
故書張守珪以安祿山叛他皆倣此。
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
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
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
悆夫墦不戒志。滲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
懲邪令正。俾歸大義。按前所謂起王后配天皇餘天后年號行事繫于中宗之類是
也。擽實寘側以示懲勸。前所謂李勣立皇后武氏嗚張守珪以祿山叛之類是

呼□冊升沈人于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千千百歲
□之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為史官者不能怵。
□骨於枯墳鬱詒愧於下泉磨毫讀扎叢閣飽帙豈
國家任史官意耶。樵既序其略授其友高錫望傳之
矣。

武皇遺劍錄

武皇帝得利劍於希夷之間。提攜六年而四用之。宜
其應績暉如哉。往者北戎猖狂。渝盟盜壃。大出虜門。
戍卒屢奔。武皇赫然奮雷霆之威。驅飛武之師。靖胡
塵於塞垣。復帝子於虜庭。非武皇一用其劍耶。賊鎮

陋兵。邀爵山東劫衆。以濟其奸。擘險以扞其誅。王師萃之。屢戰無功。兵衄將稽。賊勢益張。并醜聚之。遂萌梟心。乃劫吾兵。乃固吾城。反書既聞。卒愕京師。與人誣曰。上宜亟以節假之。且赦其辜。俾守北門。以弭虜謀。不然。并且東連潞兵。北合戎師。分卒以趨太行。悠甲以下河東。國家其能甘心於潞寇耶。武皇曾不遑撓於其衷。亟發武符。按言誅之。羽檄朝馳。夕擒并頑。非武皇再用其劒耶。并部既平。潞守益堅。王師告勞。國用告虛。内外沓嘩。訛言沸騰。飛言上聞。上爲不聞。誅潞之心益牢。責戰之詔日嚴。卒能克大憝於山東

此一劍用得其操縱用意在此

後佛寺奏請皇帝一日髮天下兄悉歸平民

梟渠魁于國門非老皇帝三用其劍耶浮屠之流其來綿綿根盤蔓滋日熾而昌蠹于民心蠹于民生力屈財殫民怙不知老皇始議除之女泣于閨男號于途廷臣辨之于朝衆臣爭之於旁羣疑膠牢萬目一辭老皇曾不待疑卒詔有司驅羣髠而髮之毀其居而用之其徒既微其教僅存民瘼其瘳國用有加風雨以時災沴不生非老皇四用其劍耶今者嗣皇帝纂老皇之耿光傳武皇之遺劍宜乎鋩其鍔不使其挫寶其刃不使其泥而又硎之以義淬之以智匣之以禮韜之以仁持之以信與天下終始天下幸甚

迎春奏

黑帝歷窮帝命青帝嗣其公無私以其皇帝備牲牢鼓鐘迎饗于郊東賤臣樵寓疏太常上奏曰天有四時陛下實行之是天乘陛下攽令明昏而爲煖寒也青帝何功而饗乎寬空春之日陛下稟以時出帛以時卹則孽牙拏拔勾萌畢達矣夏之日陛下農事無所奪山麓無所伐則草木壯茁國無夭札矣秋之日陛下獄無曲次畋無圍殺則霜露不失節萬物固結矣冬之日陛下地氣不搖洩室屋不徹發則豐隆不敢繫越百蟄塞穴矣聖人之時日南無驕陽啓蟄無繁霜

斗非無伏陰火雨無滯霪淫昏之世反膏而淩春行秋令
大水發反冰而花冬行夏令雹傷螟螣夏行冬令則員盧合能李花雨雹時則蝗
天兼蔽旱赤雨血秋行夏令則雨血時則赤旱千里是陛下政令出乎
修明則寒暑運行政令出乎淫昏則災祥屢臻其可
忽乎臣又聞陛下與人為春得華修作和起柎生華
喜滿其家沃穆歡咳如暖景晴開樹色烟光覺葱蘢
芳蒼陛下與人為秋得愁刮人魄風日冷自慄慄蕭
索覺庭槐枯落陛下與人為夏得變絺成襦噓爐作
爐駒驅轍結繊遝噎褉門如三伏熱陛下與人為冬
得摩皆不見日凍薄人骨間間慼慼燈青火白門無

蹄轍跡顧陛下左右皆舂天下病悴者衆也陛下肝腋皆熱中國病凍者衆也豈陛下用心有頗焉陛下苟能平其心雖澤不周惠不均天下無恨言不然天將視陛下心而煥寒也

名語也天籟

刻武侯碑陰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泊獻盡矣武侯獨不憤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難乎爲力哉是以固稱武岐雍間地不尺闢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也蓋激備隆中天下託不欲由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

耶由是觀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晋無我枝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短應變負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圉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决勝指取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驥何意氣明信卓卓也逮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惠彼屠齊城合諸

侯在下矣

出蜀賦於鬼謝唯唯之面朋而焚逐逐之櫟機下

逐痁鬼文

孫子病痁其友踵門請曰始則慄縮慼懍有若仆子於嚴冰者終則憤胷爍肌有若寘子於烈爐者子知動作皆鬼耶予試為子逐之以文樵應之曰予病誠鬼也然樵居平亦有不自了事者抑有鬼乎樵嘗思委質以事君則有若刎心而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諫樵嘗思不入於危難則有若結纓而死者立於其旁曰當如此樵嘗欲不固其窮則有若拜拒饋粟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廉樵嘗欲苟遂其期則有若擁

梁泪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信。樵嘗欲與人美言。則有若敎予訐談而饋入耳者。樵嘗欲與人市交。則有若敎予選熱而去勢者。樵嘗欲趨權豪以冀得。則有若牽予裾而躓予足者。樵嘗欲忍汗赧以自媒。則有若縛予舌而膠予口者。予之不得專也如此。以故學勤而吾道愈窮。業修而知巳日消。是殘吾生於痁鬼也。予幷爲我逐之。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乘機。迴顏作怡。愉愉便便。阿意奉歡。死而有靈。是爲諂鬼。此鬼依人。使人蒙福。人見輒喜。擺去不得。復有公孫弘者。翅巳沽名。飾情釣聲。內苞禍心。外示舒弘。死而有知

是爲矯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於君下喜於民復有司馬安者攘義盜仁縛舌交唇柔聲婉顔狐媚當權死而有靈是爲巧鬼此鬼依人辭枯既榮長劒華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輿者鉅萬鏹家貫腐鏹磨鱗差螭縮陣陣腥澀死而有知是爲錢鬼此鬼憑人使人氣豪意適文歡販祿買當成直此四鬼者苟與吾遊吾必快所求是資吾生於他鬼也予并爲我招之其友不對退而歌曰

窮吾知其所羞達吾知其所求此不當逐而彼不當遊君乎君乎誠有激於中乎吁

備想先皇當日意表

讀開元雜報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寮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封東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爭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爲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籍田事乎。況九推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太學。見叢甓負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視得石刻

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能行大射禮邪自開巳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過西戎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耶北虜驁嚙邊甿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況西關復驚于西戎安有息從事耶並皇帝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門人至今卿士齚舌相戒況宰相陳奏于仗乎安有廷奏諍事耶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于外者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然

文甚古雅

尚以為前朝所行不當盡為墜典及來長安日見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為太平男子及覩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而漫志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訛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書田將軍邊事

背臨卭南號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巂俱為邊城逼于群蠻田在寘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為樵言曰巴蜀西遏于戎南逼于蠻宜其有

曰此字出真文章欲學之精淳晚矣

右懸

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間西戎兩飲馬于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文粹作按步且戰且進蜀遇鬭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蝱皆折刃失集作矢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卒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清溪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聚于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于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

南巢果能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大入成都是一句門其三門是一句今文蒋集本盡削其三門二字而云大入成都門乃不成語埶莫華可證其非時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巂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武集作戢非而又俾其習于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于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李丞相固言鎮西蜀時有編民李權者遺予蠻書道蠻言蜀無備可取掠邊戍捜獲之按問得是棄市至今或有雖其所爲者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劒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

戍南者皆戍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狐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卽嚴程束甲而趨援戟而鬬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餉者縱吏而以一非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文悖作疎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每歲當給帛主將輒先市輕帛以易壐帛然後散諸邊卒當給糧下吏必先盜其米然後以砂補其數如以給邊卒以此爲恨四字集作常以尸爲怨之也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得集作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巂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

復其壁壘得自蔡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有趙充國之風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師卽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饋餫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集有否字無怨於將軍則如之何四字集作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樵非獨爲古蜀言也目今九大鎮大率類此耳文亦雄傑可喜

書何易乎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文粹有叶字）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刪）命吏刻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刻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集無寧字）免竄

海齋（集無齋字）耶易于曰吾寧愛（集作顧）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文粹作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文粹作輒）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政綿州羅江令故（文粹作其）治視益昌是時故（文粹無字）相國裴公刺史（文粹作出鎮）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察（集作全）易于廉約如

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
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
樵曰易于督賦何如曰止請貸（集作緊）期不欲堅（集作緊）
絕百姓使賦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
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
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中（文粹有十年字）歲
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為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
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
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
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

不對笑去樵以爲當世上位者皆知求財爲功至
於後急補吏則曰吾慮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
慮無以塞詔及其有知之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
易于不有得于生必有得于死者有史官在
古來如何君賢令者不少矣無樵等紀述幾與草
木同腐即如白樂天秦中吟十詩其立碑篇云我
聞望江縣麴令撫惸嫠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
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去留葬此江
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唯有邑
人知

吉州刺史所壁記初視簿書導書紛如絲覩胥吏胥吏沸如糜召詰其官皆酕然如醒登進其民皆翕然而疲于是公開之以修省[illegible]集鞭之以動強練審

吉州盧陵縣令廳壁記

唐　皇甫湜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爲與支縣相百宜矣哉盧陵戸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苞篚輯一作緝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揚故官人率以貪敗令日兩趨州衙退祗承錄判將校事之紛錯牽相開臨煩言易生凡事難專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劇罷徵賦發斷其人益訛與處險易以凶匿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卉季復生一無

生字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儇爲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顓其政而展其材居未再稔最于一郡張惕惕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剸繁決劇以通斂彈豪糾黠以沉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謠流而遠聞宜舉其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斂盛粻糧具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讓卻之單航赴官則吏皆肅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官羨物益備器用團鄉次役以供芻粟君以法繩之一切禁絕則民知恥布其大信推以至誠促嚴吏家慰懋民戶故秋夏之稅先期而集宥過以容不逮獎能以勸不修爲魁而莘頑者取

墓誌銘講評孜孜以磨嵩生恐不在美游以厥天嘯敬使肯醉

一以警百故政刑之簡朞月而治以俸錢葬枯而恩浹以家飲救渴而澤周蕚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養齒復老弱之流庸者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庭內閑閑似齊與蒲予既壇厄斥置于此始來而弘農楊君敬之具爲予話君美談既歎益久得實其聞乃刻山石鑱劉壁盛之以觀永久

韓文公神道碑

韓氏出晉穆侯晉滅武穆之韓而邑穆侯孫萬于韓遂以爲氏後世稱王漢之興故韓襄王孫信有功復封韓王傑葉遂著後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拓跋

茂忽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長者矣陵文公之爲文于湜也知人哉

後魏之帝其臣有韓茂者以武功顯爲尚書令實爲安定桓王次子均襲爵官至金部尚書亦能以功名終尚書曾孫叡素爲唐桂州長史善化行于江嶺之間于先生爲王父生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僕射生先生先生諱愈字退之乳抱而孤熊熊然角嫂鄭氏異而恩鞠之七歲屬文意語天出長悅古學業孔子孟軻而侔其文秀人偉生多從之游俗遂化服炳炳烈烈爲唐之章貞元十四年用進士從軍宰相董晉平汴州之亂又佐徐州青淄通漕江淮入官于四門先生實師之擢爲御史十九年關中旱饑

藉吏刻取息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行為連州陽山令陽山民至今多以先生氏洎字呼其子孫累除國子博士不麗邪黨懼而中請分司東都避之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斂手就職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譁衆以正浮屠授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為留邸貯潛卒以槖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摘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候旦發留守尹以聞皆大恐令遽相禁有使還為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邸

果謀反東都將屠留守以應淮蔡華州刺史奏華陰令柳澗贓詔貶澗官先生守尚書職方郎中奏疏言華近在國城門外刺史奏縣令罪不參驗坐郡御史考實奏事如州宰相不為堅白本意先生竟責出省復比部郎中修史主柄者不喜不卒展用再遷中書舍人廷議蔡叛可誅與衆意違改右庶子十二年七月詔御史中丞司彰義軍討元濟出關趨汴說都統弘弘悅用命遂至郾城勢審其賊虛實請節度使裴度曰某領精兵千人取元濟度不聽察居數日李愬自文城果行無人擒賊以獻遂平蔡方三軍之士為

先生恨復謂度曰今籍聲勢上承宗可以辭取不煩
兵矣得栢者先生受詞使者執必書之持以入鎮承
宗恐懼割德棣以降遣子入侍還拜刑部侍郎憲宗
盛儀衛迎佛骨士女縱觀傾城先生大懼遂移典校
上章極諫貶潮州刺史大官謫爲州縣薄不治務先
生臨之若以資遷洞究海俗海夷陶然遂生鮮魚稻
蟹不暴民物一作洞夷海獠陶然遂生鱷魚稻蟹不暴天物掠賣之口計庸
免之來相直輒與錢贖及還著之赦令轉刺袁州治
袁州如潮徵拜國子祭酒其屬一奏用儒生日集講
說生徒官之以藝學淺深爲顧侍品豪曹游益不猾

以除兵部侍郎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回紇召先生禍福譬引虎齧臃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遽疏陳得失王廷湊屠衣冠圍牛元翼人情望之若大蚖虺先生奉詔入賊淵然無事行者旣至召衆賊帥前抗聲數責致天子命詞辯而鋭悉其機情賊衆懼伏賊帥曰唯公指令乃約之出元翼歸士大夫之喪功可意而復穆宗大喜且欲相之遷吏部侍郎會京兆尹不以治聞遂以遷拜勅曰朕屈韓愈公爲尹宜令無參御史不得爲故常兼御史大夫用優之禁軍老姦宿惡不攝盡縛送獄京理恬然御史中丞有寵且久

且相先生不詰固爲耻矣械因送府令取尹杖決之先生脫囚械縱去御史悉奏宰相乘之兩改其官復爲吏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才財勢路絕病衞三月免四年十二月丙子薨靖安里第年五十七聞天子不御朝贈禮部尚書寶曆元年三月癸酉葬河南某縣先塋父雲卿當肅宗代宗朝獨爲文章官兄會亦顯名官至起居舍人會妻之亾先生以朞衰服服焉用報之朝有大僟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決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伏其所詞執女攻而出又曰其賢善耳

必必躍色揚鉤而游之內外惸弱悉撫之一視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而不啻于已生交于人已而我負終不計亥則庀其家均食割資與人故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訴笑之愈篤未嘗一食不對客閨人或盡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為異事實嗜才技毫細無所略然而天下之進士而後者望風懸畏以為瑞人神士開由天外不可梯接非有奇卓望門不敢造未嘗宿貸有餘財每曰吾明日解衣質食今存者已多矣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盡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汚我夫人高平郡君孤前

進士昶謹以承命湜既以銘先生墓矣又悉叙其系葉德詔于碑以圖永久而揭以詞　韓因前封自武之穆厥全趙孤天下陰福子孫宜昌宜惠遂王秦絶韓祀蟣蝨有子繼王陽翟繼王安定三王其爵韓世何盛桂冑系雅三祖官下秘書發祥追錫僕射徑逝道荒物喪其明誰塈其治先生之生先生之武襲蹈聖矩基于其身克後其所居歸丘軻危解禍羅具今素兮有靦何多靡引而慭天吝其施垂陛乃頹羣心孔哀厥聲赫赫滿華徧貊年千世百新在竹帛我銘在碑展我哀思

管李生第二書自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甚矣

諭業

自六經子史至于近代之作無不備詳當朝之作則燕公悉以評之自燕公已降世爲子論之燕公之文如楩木枏枝締構大厦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燮陰陽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許公之文如應鐘鼙鼓笙簧鐏磬崇牙樹羽考以宮縣可以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白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貙有虎闞然鼓之呀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于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爲羽儀資以道義李員外之文則如金輿玉輦雕龍綵鳳外雖

册青可揃內亦體骨不飢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峰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傾倒谿壑然而峰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楊昭州之文如長橋新構鐵騎夜渡雄震威厲動心駭耳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貴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氣勢橫敞廊廡廩廐戶牖悉同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槩令人竦觀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千里一道衝飈迅浪瀚流不滯然而施于灌激或爽于用李襄陽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警聽然而才力偕鮮悠然高遠故友沈諫議之文則隼擊鷹揚滅沒空碧崇蘭繁榮曜英揚蕤雖迅舉秀

擢而能沛艾絕景其他擢珠璣奮組繡者不可一二而紀矣

悲汝南子桑

王文恪曰昌黎嘗言擬古子詞必己出又論文貴自樹立不蹈襲前人不取悅今世此固持正之所從授

汝南周子桑治詩通春秋非仁義不動年二十三貞元十九年如京師將舉五經秋及陝見無帝東還冬及宋閏月丁亥而死夫天寒大雪火不星前饋不屬身寒之聲與將死之聲黎然其具書存乎側其所行存其側友人安定皇甫湜適至見之而哀之爲文悲之　渾沌無端誰開闔之善惡未形誰分白之善其福之惡其禍之謂善之福夷死何餓謂惡之禍跖死

何肥何闔閭之效金玉其蓋何黔婁之貞于足不實
孰主張其事而顛倒其數天且高地且遂鬼神之形
幽敢問何誣哉招曰來吾語汝天有正理地有坦途
精者常不足麄者常有餘有餘常豐不足常枯予乃
惑之一何愚人事著矣指物以復予何聖者千年而
愚者如麻鳳凰不下而鴟鴞滿家何草木不芝盡野
而菽何蠹不龍盡水而蝦非精者理少而麄者理多
蘭萎何先蘼老何難玉何爲而脆石何故而頑衣冠
何感戎狄何蕃何麟而怪何鵠而軒彼父耶母耶天
兮人兮已焉哉謂之何哉

何問何問之汝今王其[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其事而與倒其數天且高地且[illegible]心而之[illegible]

謂[illegible]問何語故指日來吾語汝天行正理也言[illegible]

何者常不足食者常有餘者有餘者豐不足常者乎乃

謂之一何愚人事者采指以後乎何聖者千年而

[illegible]者如麻鳳凰不在而內宮諸家有道大亦生諸[illegible]

而何[illegible]不清濁水而戰其諸者理以可[illegible]

[illegible]王何言[illegible]

唐豫場府
君銘云功
濟巾興安
刘氏者周
勃禮優婦
老論叔向
者祁奚○
獬豸之角
彷見觸邪
羅棲之車
还聞嫉惡
○舉高于
載道屆一
時漢之崔
騶官終邑
宰魏之管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銘 并序

唐 范傳正

騏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斃于空谷。唯餘駿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塌翅別島。空留大名。人亦有之。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瓌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于天。天寶

輅佐止府丕天乎與才而人乎無命

居易銘泗市斬鑿妻子非達也因山林積血肉非達也若有人與群動處一代間彼爲彼我爲我不自繁不自污不巢許不伊呂水其心與其身許浼看息

初召見于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答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牀方丈、賜食于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遂之、公以為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傷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

儻徒而不
眞待者其
楚人乎

羈韁鎖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
其昏以富作詩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
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遺餘年也
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爲謫仙人吟公烏棲
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
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
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于斗牛之
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
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渡
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

昔人所謂通家者如斯

竟卒于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于彤庭、禮降于玄壤、生不及祿、沒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生唐代甲子相懸、常于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于人間得公遺篇逸句、吟咏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廉問宣池、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邑、因令禁樵採、備灑掃、訪公之子孫、欲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爲陳雲之室。一乃劉勸之妻。皆編戶甿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都。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

亦奇事

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沒爲民有兄不相保爲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況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儷于農夫救死而已久不取聞于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恥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泫然銘曰

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謫真斯爲逸人晉有七賢唐稱八仙應彼星象唯公一焉晦以麴蘖暢于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樽前臥必酒甕行惟酒船吟風咏月席地幕天但貴

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兮李公墓。異代詩流同此路。舊墳卑庳風雨侵。新宅爽塏松栢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永于此。猗歟琢石爲二碑。一藏幽隧。一臨岐阡。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

李白酒樓記

唐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强者覥緬而不發。乘險者帖薾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覘其强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于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爲天下唱首。業術正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强非眞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

描摹才士生態

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躓。故狎弄杯觴。沈溺麴蘖。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着紙。乃以聰明移于月露風雲。使之媚絜飛動。移于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翔。移于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于幽巖邃谷。使之遼歷物外。爽人情魄。移于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虖。太白觸文之彊。棄文之險。潰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沈溺麴蘖。是真桀其聰。翳其明。醒則移于賦咏。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明。移于行事。

予謂至人不死亦只如是

强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當時骨鯁忠赤。遁有其人。收其逸才。萃于太白。至于齊魯。結搆凌雲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宛鈌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矣

强化得忌其不得解而為士也常得骨節忠流處有
其人求其逸大率于太白至于齊魯諸構發予者有
限獨其所以也廣不敢論遊俠林叢讎燕見放壘遊
然猶之日李白常常于道矣

奠小姪女寄寄文　　李商隱

正月二十五日伯伯以果子弄物招送寄寄體魄歸大塋之旁哀哉爾生四年方復本族旣復數月奄然歸無於鞠育而未申結悲傷而何則集作極來也何故去也何故念當稚戲之辰孰測夙生之位時吾赴調京下移家關中事故紛綸光陰遷貿寄瘞爾骨五年于茲白草枯荄荒塗古陌朝饑誰抱夜渴誰憐爾之栖栖吾有罪矣今吾仲姊反葬有期遂遷爾靈來復先域平原卜穴刻石書銘明知過禮之文何忍深情所屬自爾殁後姪輩數人竹馬玉環繡襜文葆堂前

皆下日裏風中弄藥爭花紛吾左右獨爾精誠不知所之況吾別娶已來嗣緒未立猶子之義倍切他人念往撫存五情空熱嗚呼槃水之上壇山之側汝乃曾乃祖松檟森行伯姑仲姑冢(集作墳)相接汝來往于此勿怖勿驚華綵衣裳甘香飲食汝來受此無少無多汝伯祭汝汝父哭汝哀哀寄寄汝知之邪

秀媚不可言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集

次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次山見寡于公弱夫蘇氏始有名見取于公湲楊公始得

層樓方叠
幻出如真

進士第見憎于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蓬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開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于性命之際自古心經已下若干篇是何外曾孫逖東李惲辭收得之聚爲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綿遠長大以自然爲祖元氣爲根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大賁無色寒暑攸出鬼繫天地之心則造生人聞見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方嚮物色欻何從生啞鐘復鳴黃雉變雄山相朝捧水信潮汐若大壓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顏入飲于朝斷章摘句

以大膽開大口以大眼嗅大耳向傳序象熱熊熊

主說文也

如振始生狠子豹孫競于跳走剪餘斬殘程露血脉

其詳緩柔潤歷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萬

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脊牽繂長河不知其

載焱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鍾石雅在宮藏其正聽

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

其姑豎麾為門懸木為牙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將刑

斷炊帝不得赦其碎細分擘切截纖顆如墜地碎若

大嚙（齧上）餘鋸取朽蠹櫟蟒出毒刺眼楚（去）齒不見可

祖額頰齶錯雜汙瀦傷損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總

旨會源條綱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其熟君君堯舜人

人羲皇上之視下。不知有尊。下之望上。不知有篡薪頭鑿齒。扶服臣僕。融風彩露。飄零委落。耋老者在童亂者蕃邪。人佞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不得盡其極也。而諭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為非。嗚呼。孔氏于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于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眞而耻聖。五帝用聖而耻明。三皇用明而耻察。嗟嗟。此書可以無書。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

李賀小傳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

甚婢有權

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恭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每旦日出與諸公游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

一篇俱絕奇絕長吉死而流涕不稱玉樓人亦作傳者之過也

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虯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㜷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焉長吉氣絕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

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番番于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時人亦多排擯毁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上崔華州書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爲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

倔强不可一世

直揮筆爲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凡爲進士者五年始爲故賈相國所惛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爲今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間未曾衣袖文章謁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之道可謂强矣可謂窮矣寧濟其魂魄安養其氣志成其强拂其窮惟閣下可望輒盡以舊所爲發露左右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是說某再拜

直揮筆為文。不[illegible][illegible]取經史言[illegible]自然[illegible]百[illegible][illegible]
者流又豈能分出其下哉凡為進士者五六年
於故異相因所以明年猶不試又明年猶今宣
州所不敢居正年間未嘗交論文章詩人求知。必[illegible]
其患不得其面從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焉嗚呼[illegible]
之道可謂誠矣可謂[illegible]矣遂擇其親賢友義其氣志
以其遊其地[illegible]所不可[illegible]述其學以為所[illegible]業之
吾生平未嘗以文復有[illegible]言[illegible]年

拜嶽言

唐 陳黯

黯自關東隨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乃徹蓋整衣馨爐瀝觴類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務名耶官耶胡爲乎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盻嚮而答盍舒乃誠曰余其來拜何以嶽長羣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虬鸞屹屹崇崇干霄柱空載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恩盡乎余之敬詞之黯懼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聽果深必福其善而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何心巫兮余言爲妄兮爲妄

言者之箴

答問諫者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爲最曰有諫者齊人茅焦曰夏無龍逢邪殷無比干邪曰不以之無而功德相遼耳。夫諫者不獨以言之忠而欲其氣雄不獨以名之彰而欲其事立。四者克備是爲難矣昔嬴政吞噬群雄以取天下豪暴奢侈古初無先故非必爲而諫必拒當遷太后于雍有及泉之誓凡諫者一十七人死天下忠赤之士莫不囚氣鎖詞是時焦能獨奮勇果不顧其威肉視虎狼冰顧鼎鑊諤諤

造廷折其四失俾暴主悔非遷善而從其言由是亡
閔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捨而再交諫諍之路塞
而再啓皆由焦之功也噫忘軀徇忠亦諫者之職然
死于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于二十七
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斯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立
備矣豈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桑聲婉詞而又
身不免事不立其足爲菁先生之徒歟問者喜而退
矣

范陽盧秀才墓誌　　杜牧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白天寶後三世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毬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鬭之事鎮州有儒者黄建鎮人敬之呼爲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者之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以燕趙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東有天子公卿士人畦居兩京閒皆億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產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廣大寬易嬉遊終日但能爲先王儒學之道可得

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流及子孫至老不見戰爭役
戮生立悟其日即陰約母弟雲竊家駿馬日馳三百
里夜抵襄國界捨馬走行徑入王屋山請諸道士觀
道士憐之置之外門廡下席地而處始聞孝經論語
布褐不襪掬草爲茹或竟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
三十有文有學日閑習人事誠敬通達汝洛間士人
稍稍知之開成三年來京師舉進士以群輩中會會
豪甚
然凡曰進士知名者多趨之願與之爲交生嘗曰丈
夫一日得志天子召坐於前以笏畫地取山東一百
二十城唯我知其甚易耳因言燕趙間山川夷險教

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三十年來王師攻擊利與不利其所由來明白如彩畫一一可以目覩開成四年客遊代州南歸某月某日於晉州虞邑縣界晝日盜殺之京師名進士聞之多有哭者資其弟雲至霍邑取生喪來長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城南某縣某鄉某里其所資費皆出於交遊間曾祖昌嗣涿州刺史祖顗易州長史父勸鎮州石邑令某常以生之才節薦生列於公卿間聞之死哭之因誌其墓

磊砢佻蕩氣奔而意哀

全國各人記[illegible]三十年來五[illegible]

[illegible]

江東[illegible]

姑蘇

論相

唐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爲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爲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大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偸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耶爲禍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禍耶爲福耶得一時之貴

救奇奇妙

歳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吕氏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吕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上澤潞劉司徒書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輿輕則輕輿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韋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横桃天下利則仲鈍則滿鏃而不發約在子孫血絶而巳此雖使鐵偶人爲六軍取不孔易況

帝征蔡之弊天下銷耗燕蹻趙伏用齊卜我當此之
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
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伏忠半夜與義昧旦西
齊族矣疆上籍口探出僭物重寶仰關輦上是以趙
一搖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
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爲尚書守
潞爲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
下越錄躐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爲將軍止此
而已矣將軍德于國家甚信大國家復之于將軍雅
亦無與爲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

後負燕前觸魏側肘趙彼三虜居因天子耆老劫良
民使叛銜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贍妻子王
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
魏決于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于泜水東縈太原
排飛狐縋不二十日與燕遇于易水南此天下之郡
國足以事區區于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寬
信義知機便多算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
赴敵足以事區區于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
號祿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族上枝恩澤宜出萬死以
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

走筆懸河

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祿仕入臥內等
予弟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
勢甚不便將軍以爲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類細謹終
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
海之大以爲緩急所宜日夜具申暄請今默而處者
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耶不宜如是
耶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爲將軍始者亡齊見利而動
今者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
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大
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近者山東士人來

大氣魄大議論尤喜其龍珠錄補文字重瀏相

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許男子畝婦人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紕事暨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求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耶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冤之符秦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將德業不在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為事非在矜伐邀引為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

吐出心肝

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巳託將軍之福壽目覩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于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能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褁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陣刺矣帳下矣圍晝矣伏劒矣斬矣絞矣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于盡矣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某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核惡滅逆復何一切焉此

雷霆其武
日月其文

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其
恐懼再拜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某啓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
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
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
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惕惕若不足兢兢而
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
兵伏以廻鶻種落人素非多枝于突厥絕爲小弱令
者國破衆叛逃來漢南爲羈旅之寇食草萊之寔白

髮驪騂之驥。凋耗已無。湩酪皮毛之資。饑寒皆盡。[illegible]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不出者有二。時去時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為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于美水豐草。暖日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瘃墮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姦傑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于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童馬免乳。畜肥草

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廣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去去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遥短而攻長至于後魏崔浩因見其種蠕蠕强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巳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乃背寒向暄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于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山

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其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飭誡誓俟夏潛發計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迴鶻之强弱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國中之兵足以施展行軍于枕席之上翫寇于掌股之中輓輼懸餅湯沃覞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銷解戍行之已久虜爲長然出其

其論黠戛征北各條贊皇諸節益見

意外實爲上策。議者或云北敵黠戛，今討迴鶻，伏以黠戛起于別種，超爲可汗，必是英傑，天將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是勍敵，況示之以弱，必爲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瘞玄玉于常山，刁遺人于河隴。顧茲疲虜，豈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昭，武功復著，畫地而兵形盡見，按瑣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迹。昔漢武帝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故能羈越臣胡，大興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

生死榮幸無任感恩

上宣州高大夫書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爲子弟議不可進熟于上耳因于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爲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其窮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于士者取盜取讐取于夷狄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爲治則國朝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

文翁曰義正則意遠意遠則理辨理辨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詞盛則文王唐所尚如此

若以子弟生于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竟以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其所以憤懣而不曉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爲唐宗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爲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爲宰相濟勝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擯武后者後竄廉入塞免胄戰死儀草廢武后召玄義助處

正氣

佞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婁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疆盛。爲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狄公爲相。取中宗于房陵。立爲太子。漢陽王張公柬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爲相。毆致四十年。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鎭凉州僅十五年。北部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爲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

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爲相于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于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于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號爲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泰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謫老南服。年未

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寶雜記 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南司徒兼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階此蜀亦叛。吳亦叛。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覷彊弱而施其所爲。司空始相憲宗。攬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歛百職。歸于有司。命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始自撫州余袁相爲滑州滑州凡三月無帥三軍無事憲宗始信之自此不用貞元故事以行軍副使大將軍爲節度使拔取沈滯。各還其官。開州取唐舍人爲職方郎中知制誥饒州取李趙公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在貞元中皆十餘年遷逐

其他似譎者亦皆當敘用也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如見
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蔡
劇賊于洛師脇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
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謙師道河南盡平
當是時天下幾至于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
存亾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于
習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
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鑑于先王成憲
其以永無愆故殷道復興鴻雁美宣王能復先王之
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

痛快

姚綮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弃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遒茂皎無塵土況有誠明長厚之譽于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爲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經畧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壹壓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千古今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干觸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樂經性之宗亦以務學爲觀之法制正仍古及今未
有補本源古而能致治者所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
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
歸忠信加以辭彩適次眛無學士況有識明長學之
舉于千人中黨使前五六年備進士第今可以出人之

唐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諲謚議

唐獨孤及

呂諲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中與三司同鞫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卒用中典諲參其論在台司嶷嶷雖無匪躬之能然不竄法度守而勿失其爲荆州一年有成號令明具賦歛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恩信爲主驟陳希昂按申太芝之奸而三楚之人悦服厥功茂焉自至德巳來荷推設受脤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

嚴郢駁云決瑕掩瑜引中適之言

而將不驕卒不墮政修人和如諲者蓋鮮矣豈不以人散久矣而兵未戢挹濁流者難依清整棼絲者難爲工諲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知臂使指闔境無拔葵啗棗之盜而楚人到于今猶歌詠之其識略必有過人者雖勿褒之其可乎按謚而威德克就曰肅禁暴威也愛人德也考禮議名而擬諸形容請謚曰肅謹議

重議呂諲

博士獨孤及議曰呂諲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務庶政群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于巖廊

非爲啟
者之子孫
以爲容榮
寵贈之具

之上莫田有知之者其荆門之政爲仁由已略見于事其恩惠被于物風謠存于人故人得而稱之議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錄其尤者著者有司之職也其閤實訟獄在未執政之前前議之詳矣敢辱再告至若推進名賢使登大任旣同温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肅謹按舊儀凡歿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廷辯可否宜在衆議今駮議撰謚異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

梁肅曰若
日百行所

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宜然後擬議則千古莫嗣而謚典絕矣

非二虞師錫僉曰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衰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伯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冀鈌之恪德蹄事甯俞之忠于其國隨

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方其文德豈不優

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畧其細技

曰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

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于襄周施及戰國

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

漢時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于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拾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謇正稱貞則遺其忿狷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爲之也若迹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封德彝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恭岑文本謚憲韋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魏知古

謚忠崔日用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靜慎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如晦王珪巳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古訓及貞觀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字謚未知所出何品式請具謹當以為援據若忠者臣事君之常道苟情恭于位誰則非忠其有炳然之

與則不以為謚如議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為肅者威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曰孟秋天地始肅詩曰肅不肅雍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謚之從敬也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為美魏晉以來以賈詡之籌算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寄重王濬之器量劉曄之警發臧霸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慚

德攸之曰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爲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皇令叅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吳季札論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于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夫國之大經實在親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句吳也蓋避季歷

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纂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宮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泰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于上替禍機作于內室遂錯命于子光覆師于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閎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眜之絕統必能光啟周道以倡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于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

歐陽詹棧道銘并序起得奇矯前後不稱[illegible]宗秦之[illegible]

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鍾曷若以蕭牆爲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釁而動治其未亂弃室以表義挂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于嗣是潔巳而遺國也國之覆亾君寔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古函谷關銘 并序

王者建邦經野觀象立極于是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封略土宇守在關塞山川丘陵爲之城池天作崤函俾屏京室崇山迴合連岡叢倚長河偪盤萬里

崇高夾澗九州之險地險谿窮谷萬仞直下弇崕峭壁千里無上亘隔才絶巘巘冥其麋鹿無谿猨猱相望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復不相接

來朿崖奔嶺蹙谷抱谿。關崖起重險爲秦東門截百二夏于闉闒鏁天府于戶牖外阨八州之咽喉故百二形焉。內權六合之輿區故伯王出焉當其中原鹿駭戰國蝟起嬴氏建瓴山東撣內宇內持戟百萬連衡此關是時也開門而九國師遁振策而二周鼎入奄有大寶遂吞中區洎江返秦璧天祐漢祚高皇帝提劒而起以遏亂略斬白帝紲降王舉漢中平咸陽廓金城以建都活萬姓以三章取威定功此焉是保粤若詢事國牒聆風仙籙則眞氣靈蹤起乎其中柱史一去流沙萬里留玉函于舊宅傳寶圖于本枝豈上

李白化成寺鐘銘火大地之炉宰陰陽之

帝乃眷興王是感不然何賜羨開國如此其大歲在大火余適下陽停驂塞門憑覽舊國襟帶如故世道不留秦餘空山漢遺茂州恐復舟失于壑峴化爲谷萬載之後昧者不知乃刻頌此石以示來裔其辭曰

天地雷雨英雄交爭設險守國作藩于京姓易時移山空塞平千秋陵谷想見精靈仙駕長往雄圖杳冥于以志之勒銘巖扃

洪州大雲寺鐘銘

參變化孕律呂和神人莫疾于聲故天地以雷震萬物聖人以樂節八風佛土以鐘警六時天造聖作同

清紫炳聶
于潞海

符異貫自真乘開設其輪三轉象教不墜而法鼓之
制存形形蓮宮于江之濱萬井在其前善惡與乎人
將欲誕敷我法音啟迪我善根我是以作萬鈞之鐘
大其器所以昭其度也僕誰尸之長者杜海消此方
上士精法觀釋法鸞與比丘衆百三十有五人實果
其願將辦所作于是火官金工循厥戒令範陰陽九
六之數以合造化均薄厚修弇之齊以諧清濁琢精
會神鳩工于其間弘誓既遠昏疑皆破故衆心如城
施者成市大悲之感與萬靈接祝融回祿髣髴交應
越五月午丑新鐘成于是此邦民大和會膜拜縱觀

鳬編鐘
少火王比
晻以啟號
屏師閱奴
晒陳力

川塞衢隘億兆諦德鯨魚乃發訇然如扶搖遍而萬
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在坑滿坑在谷滿谷金盻宏
容若震若盪既而拘怒散渙與迴飇俱激度越大千
周流六虛經于嚴城入于梵宮徘徊乎霜天凌厲乎
清夜千門徹萬戶警魚龍皆奮蟲豸不蟄于是聆其
音者貪駿遷善聾盲知方識浪安流地獄清凉吒王
解形刀輪摧藏嚴乎心者聞聲以知受觀受以悟法
若露清耳根鏡照身業彼金鼓聲□□□□整衆
乎遍方斯陋矣蓋聖人弘道以觀善因善以建法作
法器以爲天下利利者教之果法者教之因哲者教

之宗。我鐘乃懸。是訓是崇。世眙有極。大音無窮。

尚書右丞徐公寫眞圖賛 并序

侍御史韓公至淸以學藝書畫之美聞于天下辛丑歲三月以王事靡鹽館于豫章與前尚書右丞徐公同舍于惠明寺之淨室嘗以暇日裂素灑翰畫徐公之貌陳于公之座隅而美目方口和氣秀骨毫釐無差若分形于鏡入自外者或欲摯跽揖讓俯僂拜謁不知其圖也衆君子嗟嘆之不足則言以讚其美某亦繼唱于後哲匠運思天姿是具假之筆精實以神遇居然成象豁若披霧瞻仰神鋒如窺武庫婉婉高

識昂昂獨步絕頂孤松空波白鷺不犯之色匪躬之
故孰知造化亦在毫素

官于蔡齋與前尚書右丞徐公
侍御史韓公至淸以學藝書畫之美聞于天下辛丑
尚書右丞徐公詔眞圖贊 并序
之宗旅鍾乃懸是則是崇世所不極大音無窮

與田將軍書　唐　獨孤郁

天下賞將軍之勛。自裨校領十萬軍。卒給麾幢節符。佩黃金印者數四。廟祖于京。開東第。駟門。列公侯家子弟姻族以將軍故。皆爲好官。將軍之勛名。可謂盛矣。美矣。然某聞古人曰。成功不久難處。且物禁太盛昔者周公以至聖之德。致太平之功。以成王幼少。不忍而去。召公有不悅色。何者勢逼不能無嫌故也。夫以聖處猶難。况非聖哉。故范蠡留侯知其然。去之而遠害。昔者李斯爲秦。秦破山東。從擒諸侯。尊秦爲天子。秦皇以爲丞相。任事。秦庭之貴惟斯耳。斯知盛滿不

行卒爲秦擒韓信爲漢誅趙魏破齊楚尊漢爲天子及裂土封王于荆漢將之貴惟信耳信不知降抱一旦言被疑卒受呂氏之誅彼二子可謂巧于爲人而拙于爲身故二子始有周呂勳卒受參夷誅何則由務進而不知退故今上封足下爲公爲王爲十萬戶侯傳子襲孫居爲夔爲龍出爲桓爲文且令召公無不悅色足下豈不賢于周公哉夫今之遊宦者辛勤數千萬言得一官俸不過二三萬數從僕不過一二人滿當罷戀戀不欲去豈非顧其利邪况夫遭時變即據千里土權殺生柄不覺炎燠更變歌僮侍兒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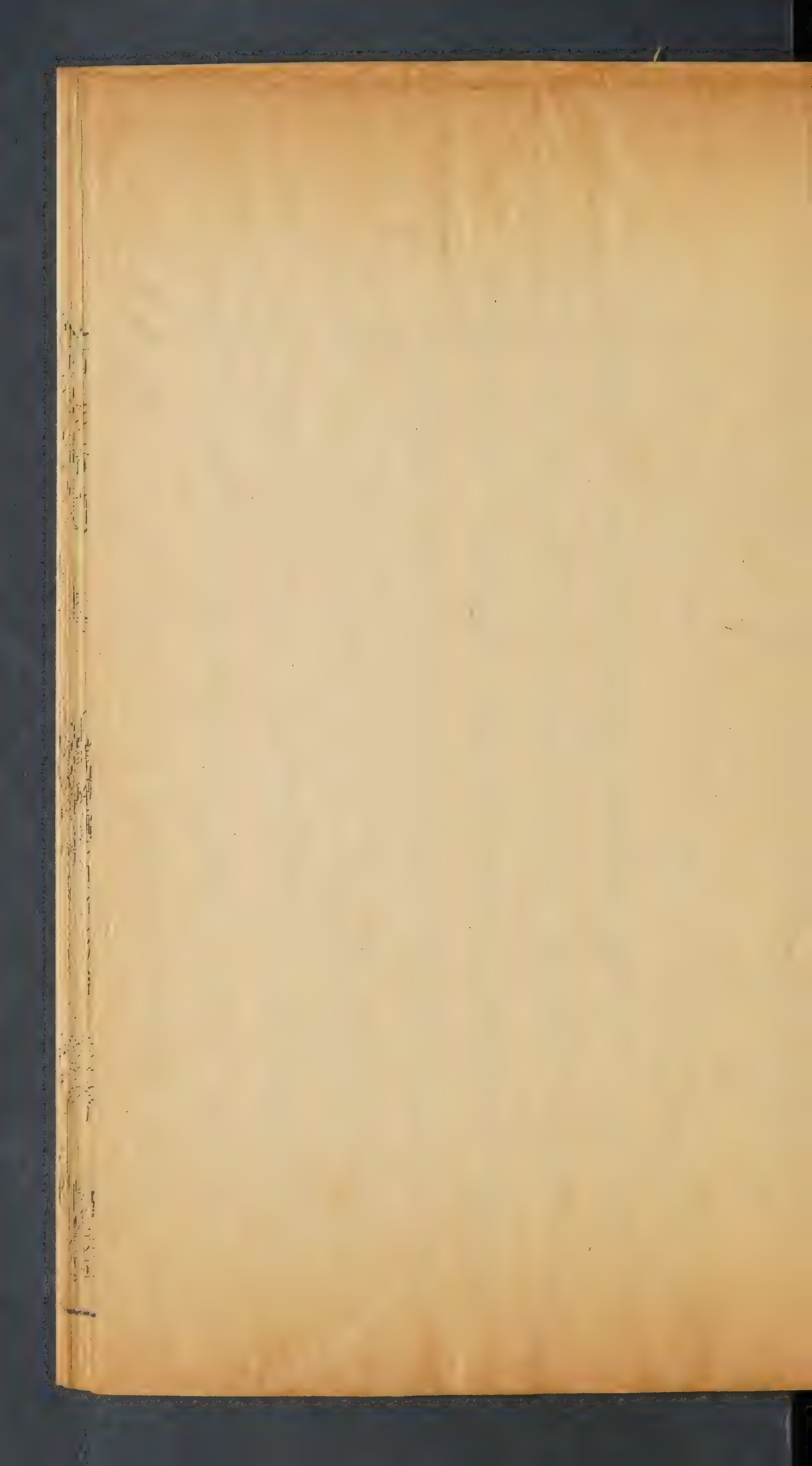
優不離前。爲樂萬方以娛情。惟恐其不懽。無纖毫非
鑽其胷。豈不願留之邪。顧其勢不可。是以去。故耄虔
天下而長有天下。孫叔敖不悔去者三。願將軍無受
吳張玄之說。納馬援鄒陽之策。思留侯陶朱之舉。悟
韓信李斯之惑。立竇融河西之績。覽郭馬李高數賢
之尊。稽叔敖三去之美。昔蔡澤之說范雎也。引執起
譚以繫奪其位。雎受說而歸相讓。澤非不知澤情而
受市也。蓋審理必然。今其來非縱橫時。豈澤之徒歟。
哉非奪位而來。又豈欲騁戶衒世。且以惜賢人之業。
亦惟將軍無猜焉。

春秋無賢臣論

唐孫郃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爲五等五等之下臣爲陪臣陪臣于諸侯君父也諸侯于周王亦君父也陪臣于周義猶大父也夫爲子之道孝于父者必欲父孝于祖陪臣忠于諸侯者必欲諸侯忠于天子則忠孝兩全康乂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强諸侯是弱祖而强父佐諸侯而斂周是佐父而斂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于臣則非忠語之于子則非孝論之于道則傷義推之于情則辜恩有難僕曰春秋豈乏賢者子謂之無激之

邪。鮮之邪。奈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盍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皐人





停杯渡河羽毛填塞引弓擊水鱗甲攢會可方此文

石橋銘 并序 唐 張彧

閻茂歲我御史大夫李公晟奉詔總禁戎三萬北定河朔冬十月師癸趙郡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勝乃揆厥跡度厥功皆合于自然包我造化僕散客也狀而銘曰 洨水伊何諸州互湊秋霖夏潦奔突延家杼材蔵制樸斲紛糅幹地泉開盤根玉甃虹舒電掩厜步雲攦截險横包乘流迴透块軋匠造琳琅族蹙敞作洞門呀爲不竇睽莫算盈一紀方就力將呀爭勢與空鬬吞齊跨趙儆夜防晝月掛虛蟾星羅伏獸謂之鈐鍵根我宇宙謂之關梁扼我戎寇郡國篠當

河山頌神經途者安逸軌者覆東南一尉西北一護
萬里書傳三邊檄奏郵亭控引事物殷富夕發關播
朝趨禁霄質含水碧文耀藻繡花影全芳苔痕半着
天啟大壯神功罕究勒銘巨橋敢告豪布

至疏含錮者皆魚蘇利者皆小云致使辭由一呼而四海震盪過明再亂尚十年不從不然忠意孝子此唐可諱道前不奇竹

諫高祖不以伶人爲近侍疏　唐李綱

臣按周禮均工樂樂不得厠于仕伍雖復才如子埜妙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衣惟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授安馬駒爲開府旣招物議大斁彝倫有國有家者以爲殷鑒方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業起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學猶滯艸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廡故非創業垂統貽則子孫之道也

胥山銘并序　　唐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刺史上柱國盧元輔視事三歲塵天子書上畏壘靈下懟蒸人乃啓忠祠銘而序曰維唐敦祀典于天下廢淫置明資父事君罔有不舉寢廟既設我命厥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國人求忠者之屍禱水星之舍將瞰鴟革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謬也吁善父爲孝記曰父讐不與共戴天諫君爲忠經曰諸侯有諍臣不失國當枕于宋鄭絕楚出疆在乎爲未

以怒爲濤此事不必詭其無

宦臣在奢爲既卅子坎壈伏節乞師于吳軍鼓丁寧五戰至郢先喆王建邦啓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爲大義孔子位爲夫經子胥修爲大仇騷人賦爲大怨咸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內越凭又顛太伯廟血將乾闔閭劒光先失公朝焉宴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巳困于齊矣蟹稻巳奪于歲矣屬鏤之賜竟及其身鴟夷盛屍投于水濱憤悱鼓怒配濤作神其神迄今一日再至來也海鴟羣飛嘐

亦從聲

遠而近。聲近而遠。奮于吳。佛于越。夕于楚。乃退于是。仲秋闕望。杭人以旗鼓迓之。笳簫和之。百城聚覩。大耀威霆。卷沙墨裂。地灰截若岓坼成坑。迎潮氏樁之。如呂梁丈人。爲靈戈威矛。激浪百重。渚塞不先。跳檣揭舷。再飯之間。絕其音聲。蕩漭千里。洪波砥平。有滑有腦。有鹽有腥。逆實乎下庭。山海梯航。雞林扶桑。交臂于卯階。金秋在戶。雷鼓在堂。魏鐏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之馨香。獲人神之盛禮。佐皇震怒。驅叱大邪。萬里不清。人覩斗氣。銘曰　武王鉞紂。子胥鞭平。爲人爲父。十死一生。矯矯伍員。執弓挾矢。杖其實

劒。以謁吳子。稽首楚臯。皆中紂理。蒸報子妻。殲鈕直
上。赫赫王閭。賁聽奇謨。錫之金鼓。以號以誅。黃旗大
舉。右廣皆朱。戮慕非赭。瞻昭乃烏。後王嗣立。䝟青不
泣。顚越言潤。宰嚭讒輯。步光欲飛。姑蘇待執。吾則切
諫。抉眼不入。投于河上。自繞波濤。晝夜兩至。懷沙類
騷。洗滌南北。籛蕩東西。夷蠻卉服。罔敢不來。雖非命
祀。不讓瀆齊。帝帝王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

歐陽公曰每得唐人書未嘗不嘆今人之廢學也雖然獨書法乎哉

移陸司勳沔書

唐歐陽秬

今皇帝起閤下爲郎閤下俁俁而來秬謂斯來也享數年有見必言有聞必論日復一日僅三百日矣豈九牧之民皆治矣無有術邪四夷之患皆平矣無有策邪天下之無賢者不可舉邪天下之無倖者不可黜邪天下之無贓者不可劾邪天下之無冤者不可雪邪天下之無屈者不可伸邪天下之無驕者不可誡邪既無所聞又無所見則樂堯舜之道讀周孔之書劉驊之謝歟斯人也閤下亦斯人也豈徒鼓動以朝廊餐而退是何前踞而後恭若彼始貞而後蕩如

不若不為是急去一着

此且一之笑百雖有比也正今百人之反笑矣閣下欲何比焉夫名利之心不可卷正直之心亦不可轉秬前閣下今之為不及口時不為明矣且逢蘭不掛冠孰有萌邪孫楚不漱石孰有楚邪閣下始心為直苟在為郎國家有明經進士史傳諸科孰不郎也後達者雖在閣下之左先達者果在閣下之右和所謂為郎不若不為恭悲閣下身未衰而名已滅雖然尚有可復之計何者閣下有所見勿惜其位而言有所聞勿顧其身而論論或不行言或不用則乞骸歸去斯謂可復之計也已矣吳越倭景山川婦繡鱸魚蒓

羨放歌長嘯夫如是永為陸司勳庶幾乎不朽伏惟
念之秬再拜

念之既再拜

讀此隱年潚夫如是永念陪行熏風發乎不朽佳什

唐人文得意時真如瀉奔萬馬

與段校理書　唐劉巖夫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播舌于口誰不言仁詎哉清濁相渾眞僞相辨今雖有提其肺腸以呈衆某必笑而不諒此亦不足怪也蓋僞者繁而眞者寡況憑區區文字而能取信于人邪所以某蘊蓄斯久不敢輕奮抑爲此也今幸因執事稍垂眄睞以不倫衆輩故得肆陳其愚惟賜詳之某七歲受敎誨始學箕裘迄今十六不見成熟性本慵惰强之惟艱不能勠力盡瘁服勤先聖然常謂男子生而懸弧示有事于四方固不得與兒女曹並列依違以沒世每欲奮厲埃壒

破開濤浪聳翼雲漢垂名竹帛謂舒腕可取耳殊不知世道嶮局九重阻深不可也又欲藏器弛用洗滌他腸昧且調甘旨入夜唸編簡索聖賢意採情性源白雲霏空虛舟汎波塵機不張語默自任湜湜然得全其愚爲唐一開人而家世淸風祇承嚴訓不可也又欲掉長舌于公卿間蘧篨戚施以媚于人拱立下流阿旨從衆善者曰善不善者亦曰善巧言如流俾弱處佯而愚佯足以矯之惟病不可也三者之惑心不可屈志不可詰岐路難期歲月易老踐履之道悵然自迷執事濯纓清流古多譏誚與指其要路

象化

唐牛僧儒

象龍禱雨三月不應巫病民咨王甚愁儒有言曰王無愁也象之誤也夫龍善化雨而時在乎天天使雨龍得化不使雨龍不得化聖人象龍而救民是乃象其化者也龍之性善學者人之心故象性莫若心而已使性非心可象則鳴鳩之性均而木刻鳴鳩足以象均邪獬豸之性觸而瑰飾獬豸冠足以象觸邪龍以性善化而龍于人者衣衮則其象不以土木亦明矣湯是以龍其聰而深無不聞也龍其明而高無不見也言若出爲雲而物何之有陰智若躍乎淵而

元勛日引月長浸成大禍陛下侍臣載路多士盈庭竟無一人折檻牽裾犯顏廻慮至使北捐汾蒲西失秦川者何故此公卿之心叛陛下也陛下出城之日鑾駕未動京師百姓劫奪府庫城外百姓更相殺戮者何故此三輔之心叛陛下也自九月二十八日聞有警急十月一日下詔徵兵至今凡四十日矣天下兵一人不至何故此四海之心叛陛下也臣寔知之請言其故何者天下之心皆恨陛下不練士卒疎遠賢良委任宦官離間將相以至于此陛下必欲救今日之急存宗廟社稷卽請斬元振之首懸示天下盡

出內使配隸諸州以朝恩勛勞留在左右仍以中貴兵馬迴付漢官使朝臣百寮每日坐議左右使令盡用文武然後天下明詔削去尊號引過歸己潔自刻責誓與下察將相率德厲行後宮嬪妃且移別院與宰相已下晝夜論政下詔云若天下勛臣知予自新許予改過即召募將士來赴朝廷若以爲舊惡未悛修身有闕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聽天下所往也陛下若納臣此言行臣所請一月之內天下兵馬若不雲集闕下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伏乞陛下讀臣表一二十遍親與朝廷商量事若可行則自處置

不用露臣此表臣今日上表郎知萬死但願行之死無所恨陛下若違臣所請更無長策社稷重事伏惟陛下審圖之

言字欲戰猶力尤在其空登月日列之証

戰秋辭

唐陸龜蒙

八月空堂前臨隙荒柚關散扇晨鳥未光左右物態森疎强梁天隨子褰騀五可切恂慄恍軍容之我當濠然而溝壘然而墉纛然而桂隊然而篁杉木攢矛蕉標建常槁芰矢束矯蔓絃張龍合助吹鳥分啟行若華進而金止固違陰而就陽無何雲顏開風旨伯蒼莅慘澹憭危摵劃煙蒙上焚雨陣下棘如濠者注如壘者闕如纛者亞如隊者折如矛者折如常者拆如矢者仆如弦者磔如吹者瘖如行者傷石有髮兮盡壘木有耳兮咸䵷雲風雨烟乘勝之勢驕杉篁蕉蔓

敗北踣之氣摵天隨子曰吁秋無神則已如具有神
吾爲爾蕃之南北截圻盜輿五朞方州大都屝節龍
旗旄解氷碎瓜分豆離斧抵耋老干穿乳兒昨宇今
燼朝人暮尸萬犢一啗千倉一炊擾踐邊朔殲傷蠶
夷制質守帥披攘城池弓弩不刓甲綴不離兇渠歌
笑裂地無疑天有四序秋爲司刑少昊負扆親朝百
靈蓐收相臣太白將星可霾可雹可風可霆可壍溺
顛陷可天札迷冥曾愆釁剪自意澄穿苟蜡禮之云
責觸天怒而誰丁奈何欺荒庭凌壞砌擻崇苣批宿
蕙揭編茅而逞力斷緯蕭而作勢不過約弱歆垂戕

讀皮陸二公集鍊氣挺挺琢句鏗鏗微嫌直而少曲

殘廢替可謂棄其本而趍其末捨其大而從其細也辭猶未巳色若愧恥于是墮者止偃者起

祝牛宮辭 并序

冬十月耕牛爲寒築宮納而皁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靈于土官以從鄉教予勉之而爲之辭

四牸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拘拘度地不敵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楹當間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茅下遠官府耕耨以時飲食得所或寢或臥免風免雨宜爾子孫實我倉庾

無功德政事而碑者又若何

野廟碑 并詩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述悲夫甿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越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晳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豔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于上梟鴞室其間

車馬徒隸叢雜怪狀甿作之甿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雞犬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一日懈怠禍亦隨作耄孺畜牧慄慄然病死喪甿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之于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扞大患其死也則血食于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扞患者為比是戾于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絃匏口粱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暍未嘗怵于胷中

以牛襪之可

民之當奉者一日解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爲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爲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佪繞脆怯顛躓竄踣乞爲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又何責其眞土木邪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旣而爲詩以祀其木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儀祿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享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寒泉子對秦惠王

寒泉子秦之處士對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横事說大王者爲誰惠王曰東周人蘓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不聽有之乎曰然其道何如王邪伯邪曰黜其伯以躋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踈乎惠王曰醯雞不能混霄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嚮與力懸絕故也。蘓子誠辯安能以三寸舌誅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者[illegible]益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以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氷拆。豈連雞不能俱止于棲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

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疾于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爲兵一爲鑄銚董澤之蒲十九爲榦一爲箕棬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埜與齊蒐爲燕氛趙骨化魏土慘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悄慼酸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横暮得帖帖安臥秦亦厭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强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辯口奚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關下土使關東諸侯聞其言合從散横東向以倍秦大王出則奪氣入則色羞及其殆也拔土地以奉仇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

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于鄗趙。即封燕季子爲武安君。六國果拒秦。秦閉關十五年。

冶家子言

武王既勝殷。懸紂首有泣于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冶家孫也。數十年閒。載易其鎔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秉耒耜者一撥不敢起。吾父易之爲工器。屬宮室臺榭侈。其售益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爲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興。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

吾以無日矣。武王聞之懼。于是包干戈。勸農事。治家

子復祖之舊。

日休云高觀古人有好鄰星惟書有色豔于西子惟文有華秀于百卉又曰入吾明者何人而已古之忠臣古之孝子

正沈約評詩

唐　皮日休

周詩曰駟驃彭彭注曰騂馬白腹曰驃議者言上周下殷沈約又云驃者蓋三家之色相勝又示周殷相代也日休曰天之命也。必以二德。則文王自信矣。何爲不受殷禪哉詩曰文王受命作周又曰文王有明德俾其率天下之義師取一隅之內主南面于殷其能昭昭矣然非人事不可也天時未可也豈不可謂殷之賢人尚衆與臣紂而易政也豈能以駟驃之色示乎代殷哉。嗚呼禪代之事。符于天命。必不可以駟驃之色勝之也。謂堯之運爲火歟。則車服一當從其

自古疑書之誤多如此

色。則堯不當乘白馬冠黃收衣純衣也。故聖人繼運以德。受禪以仁。如以馬之色示于代。殷則吾以聖人用于左道矣。或曰若然者奚著。曰毛公傳箋沈約過釋。

誚莊生

莊生免范蠡之子死。至矣。夫范蠡子復取其金。則怒。乃言于楚王殺之。嗚呼。夫交者以義合。至死不離也。以利合者全于利前者鮮矣。況利死之後哉。則莊生謂畢事而歸金。其言信矣。至其取金。則復言而殺之。爲有夫歸金之心也哉。是莊生與范蠡果曰利合也。

或曰莊生非利金而渝言是范蠡之子利金而渝言也曰夫赦者楚之常法也范蠡不謂乎赦爲楚之常法以其兄自合不死非莊生之力也故夫取金是愚豎之纖鄙也何足責哉如莊生與范蠡義合則取金之信以易乎人命也哉是果曰利合兼不全于利前者也

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用用于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于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

鹿門隱書云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又曰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

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于周秦。而昏于漢魏。息于晉宋。而鬱于陳隋。遇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之道。口吐聖人之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于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

此是文公眞男子語

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縱横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于不毛之地蹂釋老于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時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代用其書埀于國胄並配饗于孔聖廟堂者其爲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不

[illegible]書云古之用賢也爲國今之用賢也爲家

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已乎典禮爲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兹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七愛詩序

皮子之志常以眞純自許每謂立大化者必有眞相以房杜爲眞相焉定大亂者必有眞將以李太尉爲眞將焉傲大君者必有眞隱以盧徵君爲眞隱焉鎭澆俗者必有眞吏以元魯山爲眞吏焉負逸氣者必有眞放以李翰林爲眞放焉爲名臣者必有眞才以白太傅爲眞才焉嗚呼吾之道時邪行其事也在乎

愛忠矣。不時邪行其事也亦在乎愛忠矣苟有心歌
詠者豈徒然哉。
公作三蓋詩贐逐客云志者若不退佞者何由達
君臣一殺膽家國共殘殺予許師云雄健許昌師
忠武冠其族去爲萬騎風往作一川肉羞貪吏云
腐能去人愛荒能奪人慈

衆忠矣不斯不今其事也而在乎愛忠矣斯有心焉
故朱並有傷告。
今作三字講題恐客云志者若不退於非何由譏
嘗因上請[illegible]客因其衆敘許請面云撫豈請首目輔
[illegible]次生命向居也作一八肉羹食吏云
[illegible]入錄

塑像記

唐段成式

在世間攘巨寇必思祚金浴鐵强矯雄毅者雖空門亦忿怒麾撲爲法大防也據內典下天處蘇迷盧之半爲忉利尉侯北方毘沙門統藥叉衆所治水精宮城護世其住處曰紛陀利曰質多羅曰七林曰摩偸曰如意等下壓象跡當歡喜之地上接蜂歌雜莊嚴之境常憍尸迎將破怨敵聖者奮勇健臂出甲冑林獨揭勝幢不頓一戟擊迎婁而無翅拔修羅而束手猶怒折蓮柄狂搜藕絲益多聞位居初地離十二失故經云毘沙門得方便救護之門昔縛喝伽藍北虜

處夢而懺悔迄于闐聚落西羌覩相而來降其威神營衛肹蠁靈應事無虛譯世不絕書相傳北方天王與贍部有緣謂西域瞿薩國本天王棲神之處也盧陵龍興寺西北隅先有設色遺像武宗五年毀廢至大中初重建寺其處為僧乾立所居乾每寤寐不安值日方悟遽徙他室昉誓造北方變梁朝謂雕刻像亦為變也請押衙熊略為導首略遂與執白籌者部宣熊師佐等縱臾閭伍為說第一施結增上緣獲零條貨貝共二十萬籍厚自損徹周歲功就乃多聞儀形嚴毅如生眉結雲聚目橫電擊猛臂彗肩蛟蜂擒軒金塗錯落

而燐亂形彤陸離而茁角得工巧明矣其或夔魖蠱
側覰是不翅擊三屭礫五冢也及素天女主藏神凡
四四事堂內三壁寫載部落雷公枸怒忖雷惡覤吁
可畏也吉之人香火徼福林簿乞靈福既據我靈詎
泛之主噫予曾服正法念經說摩醯陀山六齋日四天
于此會計閻浮提善業豈容不歸敬與軺爲學性端
介敏辯王公多伏之復悟禪那宗要得總持契訣常
持北方眞言大中三年病且亟忽夢天王操戟卓地
有泉迸射搏之及面因驚覺汗洽而愈十二年洪州
狂賊盜兵殺吏尋定州差軺上府至新塗夢天王支

槊張目曰世塗若此爾欲何往卽宿畱數日賊毛鶴巢膽肝飲頭尤恣殘酷共踐較着如是十三年秋予閒居漢上幹爲交趾使入京請予紀釋氏事以上事請予明張北方故實焉

送窮文

予大中八年作畱窮辭詞人謂予辭反之勝也至十三年客漢上復作送窮祝是年正之晦童稚戲爲送窮船判筩而檣比籜而帆細枲纒幅楮飾木偶家督被酒請禳窮將酹地歌舞窮予謂曰予送非嘵饒歷感循陰索隙脅葷淪餅直腷溉漉耆丼寒哭蔟燐敗

衣網身惡覷牆間。冷嘯虔幸者非嚇去亟號亟欺蹉
燒衰燼數楮泉擾狎狐狸者寬有才歉升窄朘腸賤
嗒幾童其筆燥心汗滴以是而殁者去些有開卷數
幅窒心妨目蘘經攻史方寸日蹙以是而殁者去些
有識古鬪今左麥右侵攙進酒滓短淺不禁以是而
殁者去些

不讀古以今在多古與諸之西學令短效不禁以爲而
時益心於日變蓋次更甚日日變以是而後昔去也。
若後晝其筆懸心下論以此而救者去也有關係矣。
繁漢強激稍泉變神於理當說有才緣并學報用歲
不論身思則論開令宮言者其無湘去丕變之所道

歲貢生有此擧仕牧上宣州高士夫書又處增一段矣

邵懋所謂就序下心冨演寒也

今世所不止蒲蕭絳幡特何道況之

請追癸巳日詔疏　　唐　羅隱

歲貢賤臣隱既以文不得意且抱犬馬之疾于長安夏五月京畿旱癸巳日聞詔大京兆用器水鑪香蒲蕭絳幡輩致于坊市門將所以用舊法而召雨也臣蹣起病榻間以爲明天子憂人雖舜禹不如是之勤幸甚幸甚臣又聞水旱與天地同出苟時或然不可以倉卒除去今秦地旱已逾月矣而陛下禱祠亦以類矣天之高地之厚五嶽之綿亘四瀆之宏遠陛下命百執事啓祈斜何嘗不以心視之雖埏檳苗乾而百姓不怨嗟者其感陛下之誠深也今以蒲蕭輩爲

請者豈陛下爲其靈于嶽瀆者乎夫嶽瀆視陛下之公輔裂陛下之土田苟陛下憂則嶽瀆亦宜憂矣受祭據封者尚未能爲陛下出力彼蒲蕭輩復何足以動天臣爲陛下不取也臣又聞人之有雨澤猶陛下有渥恩雨澤可以委曲于之則陛下渥恩亦可以委曲于之矣臣聞天子有左右史將所以記事記言然後付太史氏臣必恐其得以容易編牘今冒元請追癸巳日詔苟若陛下落十六聖之教訓雖五種栖野而百姓不暇掇豈蒲蕭輩之所及乎昔殷湯之代臣不以旱爲災仁聖之君在上也今旱未及殷代而陛

下憂已過矣臣請因畢以賀萬姓俾其知陛下心

上招討宋將軍書

叙其淵源自饒簡云折折之意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虺肆螫而東南一臂爲之枯耗其後吳孛以狼山叛則東西浙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爵諸葛爽秩安文祐皆自盜而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沿淮饑汴滑以東螟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燒剽我梁宋天子以蟣虱痒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爲節度非方鎮之無帥

非朝廷之乏人盡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版築自固彼之待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衞者乎復俾將軍誅翦草寇者乎昔韓之醫良而性啇故爲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啇于韓者以疽冤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因以藥稔之而疽潰啇斃啇之家衣于韓韓侯屍其族而籍其有無且二賊醫壽春啗潁上劘亳社掠合肥經營于梁宋其爲老者

殺而少者傷駟人之婦女錐人之財貨將軍回守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能殺傷驅華之不已乃將軍爲之非君長仙芝所爲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戕飲不謹或伺候稍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勲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擁仕伍鞭撻餽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于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爲將軍憂而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肯竭力以除暴摧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歸韓

文字駡人固是套駡恐亦是套故不錄李埥告神文

移雨神

唐 司空圖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剞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欲報祀愚獨以爲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苗穀必時旣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于事而祀焉今始慫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旣應而俾民輸怨于天歸惠于已是神擄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爲義刑腥膻之饋何以爲仁怠天下之事何以爲敬蔑是數者何以爲神假曰非吾所得顓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于上是亦徒偶于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

可終謾。民不可久侮竊爲神危之奈何



